

天涯诗海

春节序曲

(组诗)

■ 邓荣河

| 年画

大红大紫的岁月
民俗里雕琢
大大小小的幸福
郑重其事地张贴
忠于职守的门神
早已光荣退休
门纳百福的日子
处处和谐

古朴的墨香
晕开淡淡春色
泛黄的农历
墙头静静诉说
旧岁与新年交替
光阴温柔镌刻
跌跌撞撞的期盼
有了看得见的着落

贴年画的老父亲
也是一幅画作
白发苍苍的母亲
不离不弃的观者
国泰民安的吉祥
溢满农家小屋
年年有鱼的祝福
生动着活泼

| 春联

印刷出来的祝福
总是不够鲜活
超市里的喜庆
远离民俗饥渴
荡漾起心底希望
一展青春洒脱
意气风发的女儿
亲自把春天书写

扎根传统的意蕴
砚台里徐徐晕开
一股股香气
浸透整个腊月
每个横竖的筋骨
挺立成山河章节
看字里行间
都是古装仓颉

词是压箱底的词句
是最阳光的句
美好也可以对仗
吉祥相伴和谐
扎根乡土的地气
拥抱时尚平仄
光耀门楣的日子
共同把春天迎接

| 灯笼

寂寞已久的门楣
挂上大红的喜庆
大地回春的时刻
映照最美风情
家家都是头彩
户户笑语盈盈
简陋的农家小院
朴素与庄重同行

暖光穿透薄雪
照彻门前一片晶莹
远方归家的游子
驻足老家门口
滚烫滚烫的急切
融于点点灯影
掸掉一路风尘
去日落地无声

静待春风浩荡
摇曳大小门庭
新的一年
新的憧憬
出门顺风顺水
归家康乐安宁
故园是根是梦
是心畔最敏感的神经

清门框,贴门神。
蒙海龙 作

百家笔会

马年对联趣谈：

一撇一捺间的岁月嘶鸣

□ 张勇

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农历马年，这副对联在千家万户的门楣之上“出镜率”很高。那红纸上的墨迹，宛如一匹匹精神抖擞的骏马，载着千年文化的重量，踏着岁月的节拍，嘶鸣着奔向我们。马年对联，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，不仅是一道年节风景，更是一扇窥探民族精神与生活哲学的窗口。

对联艺术讲究对仗工整、平仄协调，而马年对联更是在此基础上，将“马”这一意象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试看经典之作：“骏马奔腾迎盛世，灵羊欢跃兆丰年”，此联巧妙衔接马年与羊年，既见时光流转之妙，又寓吉祥如意之意。更有一副趣味横生的对联：“马踏飞燕抒壮志，羊衔瑞草报平安”，上联化用汉代铜奔马文物“马踏飞燕”之典故，下联则取“三羊开泰”之吉兆，寥寥数字间，历史与现实交错，动感与静美相融。

马年对联的趣味，常藏于那些精巧的双关与谐音之中。曾见一副商家门联：“马上有钱”，借用“马上”一词的双重含义，可谓妙趣横生。更有一副戏谑联：“马不停蹄催人老，羊肠小道通康庄”，以马之迅疾对比羊之

迂缓，道出人生快慢相宜的哲理。这些对联如文化基因中的幽默片段，在庄重与诙谐之间找到绝妙平衡。

若深入马年对联的精髓，便会发现其中蕴含的哲思如草原般辽阔。马，在中华文化中从来不只是牲畜，它是速度与力量的化身，是进取精神的象征。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是对暮年壮志的礼赞，“路遥知马力”则是对持久品质的考验。马年对联常借马喻人，借马言志：“蹄声得得迎新岁，喜气洋洋过大年”中，“得得”蹄声既是实写，又暗含“得到”“获得”之期许；“一马当先创大业，万马奔腾奔小康”则以马群奔腾之态，喻示集体奋斗的力量。

不同地域的马年对联，恰如不同品种的骏马，各具风姿。北方对联多豪迈：“雪原驰骏马，寒岭立青松”，字里行间尽显北国壮阔；江南对联则显婉约：“柳浪闻莺马系树，花港观鱼人倚栏”，一派水乡柔情。游牧民族的对联更为独特，蒙古族人家门前的“骏马追风扬气魄，寒梅傲雪见精神”，将马与草原之魂融为一体。这些地域特色鲜明的对联，共同构成了中华马文化的斑斓图谱。

马年对联亦如一面明镜，映照出



万家灯火

千门灯火
赴春信

□ 宋婷

灯笼高挂迎新年。 蒙海龙 作

“共欢新故岁，迎送一宵中。”当这诗句在时光里再次回响时，中国人的新年便到了，这是刻入骨髓的文化印记。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是我们对亲情的守望与追求，炽热而庄重。

在古诗词里，新年总是以爆竹和屠苏酒为开始。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”，道出了春节最核心的仪式。古人认为爆竹能“惊山魃，驱鬼魅”，而饮屠苏酒也有讲究，“自少至长，次第饮之”，少年先饮寓意茁壮成长，老者后饮祈愿延年益寿。拂袖斟酒间，有对往昔岁月的告别，也有对新年的期待与敬畏，这便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、生活仪式感最好的期盼。

“半盏屠苏犹未举，灯前小草写桃符。”陆游的诗句，将新春的雅致与温情描绘得淋漓尽致。古人把神荼、郁垒两位门神的名字写在桃木板上，或将他们的画像挂在门边来驱邪避灾，这就是桃符。春联，成了千家万户迎接春节的一种方式。新年期间的灯火，也格外绚丽多彩。唐寅在《元宵》中写道，“有灯无月不娱人，有月无灯不算春”，从除夕夜的灯火到元宵节的灯会，更是映照出了人们对于团圆的美好向往。

年初一的清晨，我是在一种奇怪的寂静中醒来的。炮仗屑的红色还粘在巷子的青石板上，空气里却已经没有了火药味——那种甜丝丝的、略微呛人的气味。整条巷子空落落的，只有风在屋檐下打着旋，把枯叶卷到谁家的门环上，发出轻微的“嗒嗒”声，像时间在叩门。

厨房里只有母亲一个人，水龙头的水流冲击着不锈钢盆底，发出单调的回响。父亲坐在客厅，电视开着，音量调得很低，低到只剩下色彩在无声地流动。父亲起身走到阳台上，过了一会，他招手叫我过去，他手里的手机屏幕那边是姑姑，她在那头笑，背景是她悉尼家中的厨房，烤箱正发出“叮”的一声脆响。“快看看，我自己烤的年糕！”她把手机凑近，焦黄的表皮

对家庭团圆的渴望，是不变的主题。春运的列车上挤满了归心似箭的人们，他们跨越山海只为那一顿热腾腾的年夜饭，只为慰藉父母的牵挂，只为孩子眼中的光芒。正如《除夕有怀》所言，“故节当歌守，新年把烛迎”，无论时代怎样变化，这种对亲情的眷恋都是中国人过年最深刻的记忆。

年的意义，不仅仅是指时间的分隔点，也代表着自然界和生命循环的开始。对现代人来说，过年就是一种暂停，让我们停下来喘口气，抖落身上的尘土，整理好自己的行装，刘禹锡有诗云：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告诉我们在辞旧迎新的过程中，要敢于重新出发。

从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到“千门万户曈曈日”，古诗词里描绘的新年早已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。今天的人们依然执着地赶赴那场叫做“回家”的团圆之约，在除夕夜守岁，大年初一互相道贺，这不是对形式的坚守，而是对文化根脉的坚守。一盏盏红灯笼，一副副春联、一杯杯热腾腾的屠苏酒串起的是中国人跨越千年的文化乡愁，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和深情。

让我们循着古诗词的余韵，在千门万火的温暖中，迎接属于我们的崭新春天。

亲情家事

年是一个动词

□ 高低

上裂开细密的口子。接着，表哥的挤挤进来，他用一种夸张的语调说：“这里今天三十八摄氏度，我们穿着短袖过年呢！”父亲呵呵地笑，眼角堆起皱纹。

姑姑那边的天，透过屏幕，是一种澄澈的、发亮的蓝。我想起从前，姑姑回来过年，总嫌家里的酱油不够鲜，非要自己带一瓶。她说那是“老味道”。其实她离家三十年，早已忘了家里酱油真正的味道。她带回来的，是她自己用记忆重新酿造的东西。昨晚年夜饭上，比往年多了两道

那红纸上的墨马，永远保持着奔跑的姿态，一如这个民族永不停歇的文化遗产。它如同时光中的驿站，让奔跑千年的文化之马在此稍作停歇，积蓄力量，奔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时代变迁的轨迹。古时对联多与农耕文明相连：“马壮人勤春浩荡，土肥苗旺日融和”；近代则融入工业元素：“马达轰鸣传喜讯，车轮滚动赴新程”；当代对联更见创新：“网海驰骋千里马，云端翱翔九霄鹏”，将传统意象与现代科技巧妙结合。从“马背上的民族”到“信息高速公路”，马的精神内核始终未变，变的只是承载它的符号与形式。

曾听一位老书法家讲述，他每次写马年对联时，总会特意将“马”字的最后一笔拉长，如马尾飘扬，寓意好运绵长。这般匠心，使得对联不仅是文字艺术，更是流动的视觉诗篇。有趣的是，马年对联还常与其他生肖巧妙串联。如“马去雄风在，羊来福气生”，在送迎之间完成生肖交替的叙事；更有十二生肖循环联：“鼠去牛来辞旧岁，龙飞凤舞庆新春……马跃人欢迎盛世”，将时间

时光荏苒

四大名著里的“新年”

□ 王吴军

翻开四大名著，便走进了那里面描写的“新年”。

我先遇见的是《红楼梦》里描写的新年，那是最精致繁复的一场新年，像一幅工笔长卷，徐徐展着。

在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回里，宁国府除夕祭宗祠，笔墨庄重得像一场仪式：“从大门、仪门、大厅、暖阁、内厅、内三门、内仪门并内塞门，直到正堂，一路正门大开”，寥寥数字，朱门次第洞开的景象便在眼前了。祭祖的供品“菜饭汤点酒茶”一字排开，烟火气里缠绕着慎终追远的肃穆。这是一个家族的新年，是一族人站在岁月关口对来处的凝望。而我最记得的，却是那些琐碎的暖意：长幼依次列队，一起行礼，压岁钱用“金银锞”盛着，沉甸甸的吉利，合欢宴上“屠苏酒、合欢汤、吉祥果、如意糕”的名目，念起来口齿都生了香。那份热闹是裹在锦绣里的，即便是末世繁华，也仍有它不可复制的人间烟火的堂皇。

接着，新年的情景便跳到《水浒传》的山寨里去了。

《水浒传》第七十一回“忠义堂石碣受天文，梁山泊英雄排座次”，恰逢重阳，虽非正旦，但那份江湖兄弟的团聚欢庆，却有着新年般的酣畅淋漓。“忠义堂上遍插菊花，堂前两边筛锣击鼓，大吹大擂，笑语喧哗”。这新年一般的重阳节是豪迈的，带着草莽的生气。我常想，那些被命运抛到江湖尽头的汉子，在这一日的喧闹里，或许暂时忘了刀尖舔血的艰难，这如同新年般的重阳没

循环的观念融入其中，体现中国人对生命轮回、万象更新的独特理解。

马年对联虽面临电子贺卡、网络祝福的冲击，却依然保持着旺盛生命力。它如一匹良驹，既坚守笔墨纸砚的传统形式，又拥抱新的传播方式。社交媒体上，年轻人创作的数字马年对联别具创意；城市广场上，巨幅投影对联光影交错。传统与现代的对话，恰如骏马与跑车的并驾齐驱，各自奔向同一个未来。

马年对联，这一撇一捺间的艺术，成为中华文脉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那红纸上的墨马，永远保持着奔跑的姿态，一如这个民族永不停歇的文化遗产。它如同时光中的驿站，让奔跑千年的文化之马在此稍作停歇，积蓄力量，奔向更广阔的天地。而我们每个人，也在传承与创新中，共同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“对联人生”。

有家族的羁绊，却有另一种以性命相托的、粗粁而滚烫的团圆。

目光再往历史的烟尘深处望去，便到了《三国演义》里。那里处处是烽火，新年的影子反而淡了，却也因此更显珍贵。曹操在宛城征张绣时正逢春节，于是就置酒高会，虽是战地新年，帐幕里也自有“一腔慷慨”。诸葛亮在五丈原的病榻上，最后一个新年该是怎样的心境？或许他想起了隆中的草庐，想起了先帝三顾时的雪。那是一个英雄们用壮志与遗憾书写的时代，新年只是奔流历史中的一个逗号，短暂却依然闪烁着人性与思乡的光芒。

而最奇诡绚烂的新年，在《西游记》这部书里，那是在天竺国，已近灵山却逢元旦，王府排设筵宴唐僧师徒。凤仙郡那一年，因郡侯冒犯了上天遭逢大旱，直到他们改正海过，祈得甘霖，那一个新年才真正有了“黎民俱乐”的生机。神魔世界的新年，也离不开风调雨顺的祈愿，离不开对“安泰”二字最朴素的向往。

四大名著是四扇不同的窗户，让我窥见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关于“过年”的丰富图景，有家族的伦常，有江湖的肝胆，有历史的苍茫，也有神佛与人间的交流。但贯穿其中的，是一种对“团圆”的渴望，对“更始”的期盼，对天地君亲师的敬畏，对太平丰年的祈祷。书页间的新年，就这样和现实里的新年融在了一起，那是一种被文明呵护着的暖意，从文字深处，汩汩而来，永不枯竭。

们返回的故乡。它在我们离开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开始移动，它跟着姑姑去了悉尼，变成了烤箱的温度计；它跟着表弟去了波士顿，变成了春联上的胶布，粘住的心愁；它在我们，变成了视频通话里那一小方发亮的天空。它在变异，在适应，在每一个分散的点上，重新生成自己的核心。

年原来是一个动词。它不再是阖家围坐的那个圆满的、封闭的环，它是一条射线，从老宅的圆心出发，穿过大洋与大洲，在每一个落点溅开，变成一小片新的、湿润的光斑。我们不再共享同样的时辰，同一张餐桌，同一挂鞭炮的响声，但我们共享着“正在过年”这个动作本身——各自准备，各自抵达，各自在一小块屏幕里，认领一份变形的、却依然滚烫的团圆。

咬春的味道

□ 石朋庆

早春二月，寒气未散，天地已悄然转向生发之机。此时节，大江南北皆有“咬春”之俗。北方卷饼裹生鲜，江南蒸春卷纳新绿，岭南则生食萝卜、芥菜，取其清脆，以迎阳气初动。一口清脆入喉，不只是尝新，更是一场与自然同频的古老约定。

这“咬”字，最见深意。春属木，通于肝，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云：“春三月，此谓发陈，天地俱生，万物以荣。”人亦当顺其升发之性，疏肝理气，助阳布散。而年节饮食多肥甘厚味，易致脾滞肝郁，故需借生鲜之物，导出浊清。于是先民取生鲜嫩之物应之如豆芽破土而生，性升能透；韭菜青翠辛散，温中益肝；白萝卜甘凉下气，解酒涤肠。江南春卷裹马兰头、荠菜，皆清热平肝之品。一箸入口，是以饮食调和人身小宇宙与天地大节律，是“天人相应”最日常的践行。

咬春亦是对土地的致意。在农耕文明深处，立春是春耕之始，《礼记》载“出土牛以示农候”。民间无鼓乐仪仗，却以口舌承天时，咬一口新芽，即是对大地复苏的感恩。萝卜古称“芦菔”，《齐民要术》明言“立春日食之，谓之咬春”。无论北地南疆，此俗通行乡野，因人心知：春不在天上，而在土中、在芽尖、在舌尖。一口青蔬，便是对五谷丰登最朴素的新愿。

而“咬”本身，就是一场微型的生命仪式。冬气沉滞，年关喧闹，人易陷于慵懒或浮躁。此时需以齿破生，以口纳新，咬断旧岁之浊，咬开新春之清。古人云：“咬得草根断，则百事可做。”此语原指坚韧，后渐成民俗心理：咬去病灾，咬来生机。那盘中青翠，是新生的信物，也是自我更新的宣言。

这一习俗亦深植家庭伦理。咬春常为阖家共聚：共拈薄饼，同拌春菜，老少围坐，笑语盈盈。长辈递来一段萝卜，说“咬个平安”；游子归乡，一卷春饼便接通故土气息。在年节与节气的交汇处，食物成为情感的载体，维系着代际温情与文化记忆。

年节烟火升腾，真正的迎新，未必在爆竹声里。有时，就在那一口清脆的咬合之间，以齿为信，感知天地初醒；以舌为媒，接引阳气入身。咬春，咬的是节令，是智慧，是中国人千年不辍的养生自觉。一口下去，冬尽，春生。